



安全理事会

第七十九年

第九五四七次会议

2024年2月13日星期二上午10时举行

纽约

临时逐字记录

主席:	阿里先生/托德先生.....	(圭亚那)
成员:	阿尔及利亚	Cherfa先生
	中国.....	张军先生
	厄瓜多尔.....	德拉·加斯卡先生
	法国.....	布罗德赫斯特·埃斯蒂瓦尔夫人
	日本.....	细坂先生
	马耳他.....	弗雷泽夫人
	莫桑比克.....	阿丰索先生
	大韩民国.....	黄先生
	俄罗斯联邦.....	涅边贾先生
	塞拉利昂.....	卡努先生
	斯洛文尼亚.....	什蒂格利奇女士
	瑞士.....	鲍曼女士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吴百纳女爵士
	美利坚合众国.....	雷根先生

议程项目

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气候变化和粮食不安全的影响

2024年2月6日圭亚那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S/2024/146)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AB-0928) (verbatimrecords@un.org)。更正后的记录将以电子文本方式在联合国正式文件系统(<http://documents.un.org>)上重发。

24-03864 (C)



无障碍文件

请回收



上午10时05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气候变化和粮食不安全的影响

2024年2月6日圭亚那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S/2024/146)

主席 (以英语发言)：我谨热烈欢迎秘书长、各国元首、各位部长和其他高级别代表今天莅临安理厅。他们今天与会，凸显了所讨论议题的重要性。

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我邀请奥地利、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巴林、孟加拉国、比利时、伯利兹、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巴西、保加利亚、柬埔寨、加拿大、智利、克罗地亚、捷克、多米尼加共和国、埃及、埃塞俄比亚、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德国、格鲁吉亚、希腊、危地马拉、海地、印度、印度尼西亚、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牙买加、约旦、哈萨克斯坦、列支敦士登、马尔代夫、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墨西哥、摩洛哥、缅甸、瑙鲁、尼日利亚、挪威、巴基斯坦、帕劳、巴拿马、巴布亚新几内亚、巴拉圭、菲律宾、波兰、葡萄牙、卡塔尔、罗马尼亚、新加坡、南非、南苏丹、西班牙、苏里南、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泰国、汤加、土耳其、乌克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瓦努阿图和越南代表参加本次会议。

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我邀请以下通报人参加本次会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执行秘书西蒙·斯蒂尔先生；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副总干事贝丝·贝克多女士；以及国际和平研究所全球倡议主任兼气候、和平与可持续发展问题负责人杰米娜·莱伊娃·若艾斯施女士。

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我还邀请以下人士参加本次会议：欧洲联盟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斯塔夫罗斯·兰布里尼蒂斯先生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常驻联合国观察员兼代表团团长利蒂希娅·库尔图瓦女士。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我谨提请安理会成员注意文件S/2024/146，其中载有2024年2月6日圭亚那合作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的信，信中转递了关于当前所审议项目的概念说明。

我现在请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秘书长发言。

秘书长 (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圭亚那政府使我们聚集一堂，共同讨论气候危机和粮食不安全对全球和平与安全的影响。

气候混乱和粮食危机是对全球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和与日俱增的威胁，由安理会处理这些问题再恰当不过。全球粮食危机正在给世界上许多最贫穷的人创造饥饿和心痛的地狱景象，而气候危机正在以致命的力量加速发展。去年是有史以来最热的一年。这两个事实都破坏和平。饥肠辘辘助长动荡。在葡萄牙，我们有一句谚语：“在没有面包的房子里，每个人都在争论，没有人是对的”。气候灾害和冲突都加剧不平等，危及生计，迫使人们离开家园。这可能使关系紧张，引发不信任和种下不满的种子，而资源减少和大规模流离失所可能加剧竞争。在局势高度紧张、机构薄弱和人民被边缘化的地方，很容易引发冲突。妇女和女孩付出的代价最高，当粮食短缺和气候灾害来袭时也是这样。

与此同时，气候和冲突是全球粮食危机的两个主要驱动因素。在战争肆虐的地方，饥饿盛行——无论是由于人们流离失所、农业遭到破坏、基础设施受损，还是由于蓄意的剥夺政策。与此同时，气候混乱正在危及世界各地的粮食生产。洪水和干旱摧毁农作物，海洋的变化破坏渔业，海平面上升使土地和淡水退化，不断变化的天气模式破坏收成，滋生害虫。气候和冲突是2022年近1.74亿人严重粮食不安全的主要原因，在许多情况下，它们共同作用，对社区造成双重打击。

我沮丧地指出，在我们今天的世界上，饥饿与冲突之间毁灭性关系的例子比比皆是。在叙利亚，在经历了十年的战争和可怕的地震后，近1300万人饿着肚子睡觉。在缅甸，冲突和政治不稳定使消除饥饿的进

展出现逆转。在加沙,没有人能吃饱。在世界上最饥饿的70万人中,有五分之四居住在这片狭长的土地上。在许多地方,气候灾害增加了另一个层面。14个受气候变化威胁最大的国家中的每一个都在遭受冲突。其中13个国家今年面临人道主义危机。在海地,飓风与暴力和无法制状态综合作用,给数百万人造成了人道主义危机。在埃塞俄比亚,干旱紧随战争而来。据估计,今年将有近1600万人需要粮食援助,邻国苏丹境内冲突造成的难民使本已稀缺的资源更加捉襟见肘。

在萨赫勒地区,气温不断上升,正在加剧紧张局势,使水资源枯竭,破坏牧场,并且破坏作为当地经济支柱的小农农业。在长期政治不稳定的背景下,结果是农民和牧民之间的冲突。与此同时,在全球范围内,随着干旱导致巴拿马运河缺水,暴力袭击红海,供应链陷入混乱,我们面临食品通胀再度抬头的风险。

如果不采取行动,局势将会恶化。风险在成倍增加。随着排放量继续增加,气候危机将呈螺旋式上升,严重粮食不安全的状况逐年加剧。世界粮食计划署估计,2023年有超过3.3亿人受到影响,并在今年早些时候警告说,18个饥饿热点地区的情况严重恶化。为了避免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日益加剧,我们必须介入并立即采取行动,打破冲突、气候和粮食不安全之间的致命联系。

第一,所有冲突的所有当事方都必须遵守国际人道法。但情况往往并非如此。关于在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的第2417(2018)号决议明确指出,必须保护平民生存所必需的物品。让平民挨饿可能构成战争罪,人道主义工作者必须能够不受阻碍地为有需要的平民提供援助。安理会在要求遵守决议和追究违反决议者的责任方面可发挥关键作用。

第二,我们必须为人道主义行动提供全额资金,以防灾害和冲突助长饥饿。去年,人道主义行动的资金到位不到40%。用于这些行动的资金约有三分之一是解决粮食不安全问题的专项资金。

第三,我们必须为解决冲突和维护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和平创造必要条件。排斥、不平等和贫穷都

增加冲突的风险。加速我们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程——包括我们的零饥饿目标——就是答案。我们需要大规模投资,实现向健康、公平和可持续的粮食体系的公正转型。我们需要各国政府、企业和社会共同努力,使这样的体系成为现实。

今天,我们看到分配与需求之间的巨大差距。全球近三分之一的食物被浪费,而数亿人每晚饿着肚子睡觉。粮食消费、生产和分配约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三分之一。我们必须创造能够养活地球但又不破坏地球的粮食体系。这意味着,正如我在7月份联合国粮食体系评估工作会议上所呼吁的那样,应当将气候行动和粮食体系转型结合起来,以帮助确保可持续发展、良好生计和健康的地球上健康的人民。这需要共同努力,让包括妇女、青年和边缘化社区在内的所有人参与决策。我们还必须建立和资助社会保障制度,以保护生计和确保获得服务和资源的基本途径。我们必须加强全球和平与安全框架,恢复其活力。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充分利用今年晚些时候的未来峰会,届时会员国将审议拟议的《新和平纲领》。该纲领以人权为本,以国际法为依据,立足于预防,提出了在我们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上实现和平的全面设想。它还承认可持续发展、气候行动与和平之间的联系。

第四,我们必须控制住气候危机,将全球气温升幅限制在1.5摄氏度以内。气候行动是粮食安全行动,也是和平行动,因此,20国集团成员国必须根据不同的国情,本着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和各自能力,带头在全球范围内公正地逐步淘汰化石燃料。所有国家都必须根据全球变暖1.5摄氏度的上限,在2025年前制定雄心勃勃的新的国家气候行动计划,即国家自主贡献方案。我们还必须认真对待适应问题,同时确保到2027年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受到预警系统的保护,并确保预警信息有助于及早采取行动,有助于提供充足的适应资金。发达国家必须说明如何兑现到2025年每年提供400亿美元适应资金的承诺。它们还必须说明如何填补适应资金缺口。我们还需要为第二十八届缔约方会议设立的新的损失和损害基金提供

大量捐款。我们还需要支持地方机构在减少本地区灾害风险方面发挥带头作用。

(以法语发言)

第五,我们必须就筹资问题采取行动。可持续发展目标是预防冲突的最佳工具——独一无二。实现这些目标需要投资。今天,生活成本危机和不可持续的债务意味着许多发展中国家根本无力投资于气候行动、有韧性的粮食系统或其他可持续发展优先事项。我提出了每年筹集5000亿美元,为可持续发展和气候行动提供可负担长期融资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刺激方案。这包括在债务问题上采取紧急行动——在未来三年内为那些面临沉重还债压力的国家提供喘息空间至关重要。我们还需要调整多边开发银行的资本结构,改变它们的业务模式,使其能够以合理的成本为发展中国家筹集更多的私人资金。我们还需要发展中国家优先考虑用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支出。令人痛心的是,有关国家的政府在军备方面花费巨资,而粮食安全、气候行动和更广泛的可持续发展方面的预算却捉襟见肘。

最后,我们需要把力气花在粮食不安全、气候和冲突的交汇点上。我们必须建立伙伴关系,制定政策和方案,共同应对这些挑战——例如,在建设和平时考虑到气候风险和粮食安全,并投资于支持社区管理共有资源的适应方案。设立联合国气候安全机制,是为了在我们的工作中处理气候、和平与安全之间的联系。去年启动了统筹倡议,以支持各国将气候行动和粮食系统转型结合起来。我们还必须确保气候融资惠及受冲突困扰的人民和地区。联合国建设和平基金可在动员其他伙伴帮助实现这一目标方面发挥推动作用。我敦促安全理事会考虑如何才能最有效地应对气候、粮食安全及国际和平与安全面临的相互关联的威胁。

(以英语发言)

信息是明确的:我们可以切断饥饿、气候混乱和冲突之间的致命联系,消除它们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

成的威胁。让我们为此采取行动,建设一个没有饥饿和战祸、可持续的美好未来。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秘书长的通报。

我现在请斯蒂尔先生发言。

斯蒂尔先生(以英语发言):今天,我首先要感谢圭亚那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这一重要议题,因为毋庸置疑,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做得越少,安理会面临的冲突就会越多。就在几年前,全世界还相信我们能够消除饥饿。今天,地球上已有十分之一的人长期食不果腹。这个数字是不可接受的。如果气候变化加速,情况只会变得更糟。

气候变化正在加剧粮食不安全,助长冲突。现在需要快速、持续采取行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增强抗灾能力,帮助阻止粮食不安全和冲突这两个问题恶化失控。世界正在迅速升温。降雨模式正在发生变化。风暴正变得越来越猛烈,破坏性也越来越大。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数据,粮食产量已经低于未发生气候变化时的水平。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很可能因主要生产国同时歉收而在供应方面遭受巨大冲击。如果升温继续,许多国家的粮食产量将下降。而在另一些国家,则几乎什么也种不了。食品短缺、价格飙升甚至饥荒都有可能发生。如果不采取气候行动,这些基本上都是必定会发生的事。

饥荒和冲突之间的联系众所周知。从历史上看,面包骚乱曾引发革命,导致政府下台。在炎热和干旱时期,对可耕地的争夺会日趋激烈。粮食匮乏会加剧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族群暴力。气候变化、饥荒和战争的共同作用会产生毁灭性的后果。没有粮食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不加强制止气候变化的行动,就不会有粮食安全。

但是,我今天在这里不仅仅是要提出问题,因为不论是在本论坛还是其他论坛,包括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气候公约》)进程中,所有这些问题都有解决办法和取得进展之道。根据该公约,我们的任务授权并未涵盖和平与安全方面的决策。我们可以——也确实——在我们的报告中确认气候变化和粮

食安全在助长冲突方面所起的作用。我们可以建立伙伴关系，开展协作，以消除各种加剧问题的因素。

但我认为，安全理事会也可以发挥作用。我们必须承认可以做得更多，而不是希望问题会消失——当然，问题不会凭空消失。安理会应要求定期提供一系列与气候安全风险有关的信息。《气候公约》相关机构可以帮助编写这些最新信息。但是，归根结底，本论坛应时刻关注这一危机驱动因素，以有助于更好地作出决策。例如，在纵向基金方案的编制现在注意敏感地顾及冲突的情况下，它们也应敏感地顾及气候。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角度看，国家适应计划、气候融资以及增加国家自主贡献可以减少我们的脆弱性，并与其他人今天在这里概述的措施一起，有助于防止饥饿和冲突。让我谈谈这些重要工具中的每一种。

每个国家都需要实施国家气候适应计划，以保护其人民、生计和自然免受急剧上升的气候影响。迄今提交给我们的每一份国家适应计划都把改善粮食安全列为重中之重。投资于抗御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包括改变农业做法，转向可再生粮食生产，同时努力培育和保护自然，不仅将减轻极端气候事件造成的损害，而且还可以确保未来粮食安全需求得到可持续和普遍的保障，同时不让任何人掉队。在迪拜举行的第二十八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上，各国一致认为，现在是投入于设计、试行和实施粮食系统气候适应计划的时候，从种植新作物到改进气象信息和沟通，都势在必行。各国需要资金来适应气候变化，易受气候冲击的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

其中许多国家已经在应对资源匮乏、脆弱性和冲突问题，但我们在气候行动资金方面存在巨大缺口。适应资金需求量比目前国际公共资金流量大至少10倍。发展中国家，不包括中国，每年需要2.4万亿美元来建设清洁能源经济和适应气候影响。这些都是大数字，但它们是对未来的投资。与危机和冲突造成的不断上升的损失相比，它们显得微不足道。与战争或自然灾害之后的重建不同，适应资金富有成效。这是对

更美好社会的投资。气候融资是对欣欣向荣的经济和富足——而非匮乏——的投资，是对防止形势导致冲突的投资。如果做得好，气候融资将惠及有重大人道主义需求的国家。但是，今天没有足够的资金流向极端脆弱和饱受冲突蹂躏的国家。这也必须改变。

我们现在必须适应世界不断变暖的情况，但也必须尽最大努力限制气温危险的进一步上升。我们实现这一目标的工具是国家自主贡献以及国家气候目标和计划。这些行动计划必须与《巴黎协定》的目标保持一致，涵盖每一种温室气体，并规划每个经济部门将如何转型。结合今天的话题，它们必须包括保护粮食安全的措施。所有国家都应在明年年初提交这些新计划。它们需要树立高远的目标，保持将变暖幅度限制为1.5摄氏度的可能性。对适应、抗御力和清洁能源的投资可以增加繁荣和粮食安全，并有助于防止未来的冲突。气候行动如果做得好，会有助于建设和平。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斯蒂尔先生所作的通报。

我现在请贝克多女士发言。

贝克多女士（以英语发言）：首先，我也要感谢圭亚那总统召开本次会议并邀请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发言。

气候和冲突是要求采取紧急行动应对全球粮食不安全状况的最重要问题。科学证据和政策方向是明确的。气候变化正在危及粮食安全，其影响日益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气候变化正在对人类和地球以及我今天上午想谈论的农业粮食体系——指我们如何以及何时生产、收获、加工和储存粮食——产生惊人的影响。气温上升、降水模式变化和气候极端事件趋于频繁已经成为现实，而且正变得更加剧烈。气候危机无人幸免，但它对每个人的影响程度或方式并不相同。我们知道，依赖农业和自然资源的民众面临的风险最大。他们生活在农村地区。他们自己是农民。他们的谋生手段十分脆弱，极易受到气候变化影响。这限制了他们的应对能力，并使他们容易因这些自然资源稀缺而产生纷争。

牢靠可行的谋生手段对于缓解这些与气候相关的安全风险至关重要。当这些谋生手段受到威胁时，就为气候变化加剧冲突风险打开大门。我们粮农组织作为联合国系统中一个专门管理粮食和农业的专门技术机构，日益处于这一境地。我们多次听到人们这样说：没有和平就没有粮食安全，没有粮食安全就没有和平。但是现在，我们正越来越多地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我们亲眼看到冲突如何导致饥饿和营养不良。世界饥饿民众有一半生活在受冲突影响的地区，这并非巧合。根据《2023年全球粮食危机报告》，世界各地粮食不安全和饥饿的主要驱动因素是冲突和气候变化，58个国家中的2.58亿人面临高度严重的粮食不安全——综合阶段分类3级或更高级别。其中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即1.74亿人，是由于气候和冲突而处于这一水平的。虽然两者之间可能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但有明确的证据表明，气候变化增加冲突和动荡的风险和驱动因素，如土地和水资源争端，而冲突又导致易受到气候变化影响，对于被迫离开家园和迁徙的民众来说尤其如此。多达70%最易受气候影响的国家也是政治和经济最脆弱的国家。

气候变化将抵消在缓解饥饿方面取得的进展。随着气候变化加剧，它将造成进一步的破坏，并继续成为冲突的驱动因素。据预测，在高排放情况下，到本世纪中叶，世界上目前适合主要作物和牲畜生长的地区有10%从气候上说可能不再适合这些作物和牲畜生长。这会进一步减少我们赖以生产粮食的已经有限的土地面积。这一情况涉及所有农民，包括小农、牧民、森林居民和渔民，他们因依赖自然资源、土壤、水和土地而受到气候影响重创。我在位于美国中西部的我自家农场，看到了这一点。在阿富汗、肯尼亚、索马里、乌干达和其他一些地方，我也亲眼看到了这一点。

冲突影响社区生产和获取粮食的能力。它降低农业产量和生产力。它迫使农民离开其土地。它破坏农业资产，扰乱市场和服务，造成价格上升，甚至给人类健康带来新的风险。我们必须为农民和社区配备工具，以防备和应对这种危机，并迅速实现恢复。我们必须帮助他们建设抵御能力。在阿富汗这样的地方，

我们确实看到了这些努力的成果，看到面临严重粮食不安全的人数开始大幅减少。我们知道这些办法能够奏效；我们只需要扩大其规模。秘书长的建设和平基金一直在有效应对处理气候变化与冲突这一交叉问题的需要以及争夺自然资源的竞争加剧所造成的影响。该基金发挥了作用。粮农组织继续致力于支持这些类型的项目，并加强与伙伴方的合作。

我仅举几个例子，说明气候变化与冲突之间因具体情况而异的复杂、多层面的关系。

在西部和中部非洲，跨境季节性游牧是一种长期存在的传统放牧方式。这是指牧民季节性迁徙，带着牲畜跨越边境寻找水源和牧场。这种做法历来是和平的，但气候变化以及环境和安全压力改变了这些迁徙路线。这导致农业内部农牧民社区之间的紧张关系不断加剧，往往与对水资源和土地等本已稀缺的自然资源日益激烈的争夺有关，或与田间作物受损有关。这个问题存在于布基纳法索、马里和尼日尔，粮农组织和国际移民组织正在这些国家开展合作，通过预警系统和冲突管理机制，减少与季节性游牧有关的暴力冲突。

这只是我们与牧民和畜牧者合作的一个缩影。但我们知道，气候变化和冲突影响到所有农业部门，而不仅仅是畜牧业。它影响到作物生产、渔业和林业——这些部门与气候变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并给自然资源的获取带来了更多压力。

在也门，粮农组织实施了“以水促和平”项目，该项目有助于缓解水资源冲突，妇女往往是推动解决冲突的力量。该项目通过“以工代赈”的激励措施发挥作用，重点是在降雨期间有水流过的保护区为参与社区修复灌溉渠，优先方向是让各个农业社区在该项目下相互接触，以解决当地在上下游水资源分配方面的冲突。

气候变化及其带来的安全风险不分地域界限。因此，必须在各级开展合作，确保以和平、可持续的方式管理共有资源。

最后,我谨建议采取五项行动,以继续推进这一议程。

第一,我们必须优先开展投资。我们必须借鉴适应气候变化、减少灾害风险和以社区为基础的办法,建立能够抵御气候变化的农业粮食体系以及有助于建设和保持和平的地方做法。

第二,我们必须要求联合国各实体定期分析和报告与气候变化相关的风险和联系。数据和信息是采取有针对性干预措施的关键。

第三,我们必须要在各级改进战略协调,利用现有机制,如联合国气候安全机制和政府间发展组织气候安全协调机制。

第四,我们必须要在更多的联合国特派团,特别是那些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特派团中设立专门的气候和平与安全顾问职位。

最后,我们必须建立区域气候和平与安全中心,非洲之角问题特使办公室就是这样做的。

最后,我只想说,我们不能忽视农业,因为农业是解决气候变化和冲突带来的日益严重的威胁及其对粮食安全的影响的关键办法。现在是我们重点关注农民、牧民、渔民和林农——养活世界的人——的时候了。我们不能让他们掉队。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贝克多女士的通报。

我现在请莱伊娃·若艾施女士发言。

莱伊娃·若艾施女士(以英语发言):阿里主席,感谢你邀请我今天与会,并把这个问题作为圭亚那的最高优先事项。

十年前,我作为危地马拉代表团的当选成员坐在这张马蹄形会议桌前。现在代表国际和平研究所在此发言,让我深感荣幸。我亲身体会到,要弄清楚气候变化在安全理事会中的位置是多么困难。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我自己也曾经持怀疑态度。气候变化与安理会议程上的其他任何问题都不同。它不是一支地面部队。它不是我们可以谴责、点名批评或制裁的敌

人。它挑战了我们对于何谓敌人这一问题的所有已知认识,正因为如此,它实际上可以使人类团结起来。

气候变化是迄今为止各国之间合作最为密切、多边主义得到最大程度彰显的问题。《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气候公约》)是气候变化外交的核心所在,但该《公约》和《巴黎协定》并不涉及和平与安全——这就是该机构的职权范围,斯蒂尔先生也强调了这一点。问题是,从尼日尔到多米尼加共和国——该国总统今天也在场——从莫桑比克到太平洋岛屿国家,到现在的圭亚那,许多国家一直在叩响安理会的大门,安理会能够如何回应这么多发展中国家发出的呼吁?安理会何时会作出回应?这并非“是否”的问题,而是“何时”的问题。

地球正在加速变暖,我们正危险地接近1.5摄氏度的温升。最高气候科学机构已经明确指出,一旦我们跨过这个门槛,所有的人类系统将会受到怎样的影响。这并不是科幻小说,但我们很难想象这些情景,因为它们确实是末日般的景象。对于许多为人父母,或者我敢说是为人祖父母的人来说,这应该会让我们不寒而栗。但这是否意味着我们最好是对它们视而不见呢?海洋和森林——我们最大的碳汇——很快将无法继续发挥碳汇的宝贵作用。极端高温将成为令人无法忍受的现实,影响农作物、水域和我们自身的生存。人类的流动性将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超过我们以往任何时候的经历——我们在移民问题上的所作所为令人震惊。暖水珊瑚礁将不复存在,对全球鱼类种群和依赖它们的国家造成严重影响。不断上升的海洋正在侵占陆地和岛屿,使整个文化濒临灭绝,使其祖居的家园消失在波涛之下。

那么,安全理事会的作用是什么?

首先,我们必须重新思考《蒙得维的亚原则》中所载的主权与领土丧失之间的联系,因为岛屿国家即使在丧失土地时也必须保有主权。安理会对气候问题的抵制造成了巨大的责任缺口,特别是对于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而言,因为安理会没有专门处理其问题的议程,而它们却面临这一攸关生死的威胁。

气温升幅越来越接近于超过1.5摄氏度，各国将遭受更加严重的极端事件、灾害和经济冲击。对于许多中等收入国家而言，正如秘书长提到的那样，这与高额债务以及全球贸易和金融中的不公平规则相伴而生。这些气候影响扩大了不平等，使妇女、儿童和残疾人受到格外严重的影响。穷人和弱势群体将更加贫穷，更加脆弱。

安全理事会的作用不是取代《气候公约》；相反，它的作用是审查气候会如何放大事关和平和安全的当前现实问题，这包括但不限于列入其议程的国家。为此，它可以援引《联合国宪章》第三十四条，该条规定大意是，安理会得调查可能引起国际摩擦或惹起可能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之维持的争端或情势的任何情势。我谨再次强调“得调查任何情势”这几个字。安理会成员可以设立一个临时调查机构，更好地了解在目前的升温水平下粮食安全气候与冲突之间的联系。根据第三十四条设立这样一个机构有助于以严肃和科学的方式澄清安理会在这方面的作用。它必须成为一个容纳对这一问题的各类观点的空间，有常任理事国和当选成员的参与——所有成员都必须处理这一问题。如果我们设立这样一个机构——国际和平研究所将乐于提供帮助——它将向世界发出一个新的信息，即安理会认真对待最小的国家，因为说到底，保护最小的国家难道不是联合国的宗旨吗？

在努力搞清如何处理气候变化方面，安全理事会并不是孤军作战。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面临类似的挑战。所有这些成立于1945年的机构都需要扩大其授权任务。在这方面，《宪章》在第34条中提供了授权，所以主要是要扩大其做法。但是，也有好消息，因为用来推动粮食系统转型的资源就摆在那里。我们只是需要把价值6 380亿美元的补贴转作它用的领导魄力和意愿，这些补贴与积极影响气候的投资背道而驰，而且几乎渗透不到农民的手中。资金就摆在那里。因此，与安理会处理的许多其它挑战不一样，气候不是一个无从下手的挑战。它可以通过合作、创新以及对我们的共同未来的承诺得到解决。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罗施女士的通报。

我现在谨以圭亚那合作共和国总统的身份讲话。

国际和平与安全面临的挑战在继续演化，要想有效处理这些挑战，我们的理解和做法也必须继续演化。因此，我欢迎秘书长和我们各位通报人提出的意见。气候变化、粮食安全以及和平与安全的彼此关联是清晰的。气候变化和冲突是驱动粮食不安全的两个主要因素，它们常常重叠，形成不稳定和需求的恶性循环。对气候变化的评估是，预计它将大幅增多，成为驱动冲突的因素。我们也认同，武装冲突可造成粮食不安全和饥荒的威胁。因此，请允许我花一些时间详述这些问题。许多人可能会问，这种情况是否确实是危机，或者甚至这些话题是否与安理会有关？它们是在安理会这个层面进行讨论的优先事项吗？我谨指出目前的一些事实，只是为了使那些可能存有这些驱之不散的问题的人能够理解这是否是一场危机。

就在我们今天在此汇聚一堂的同时，估计有1.49亿非洲人正面临严重的粮食不安全——这比一年前增加了1 200万人。这相当于三级或更高级别的风险——危机、紧急以及灾难。根据1级到5级的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表，面临严重粮食不安全的约1.22亿人、即总数的82%位于正在经历冲突的国家，这凸显出这样的事实，即：冲突是驱动非洲粮食不安全的首要因素。这也适用于海地的情况，国内冲突是助长粮食和气候不安全、最终导致治理问题的一个重要因素。根据《改善非洲粮食状况》的预测，消除战争所致的饥饿将花费50亿美元。

还有战争导致农业用地停产的问题。在乌克兰，农业企业所遭受破坏和损失的整体成本估计达到近40亿美元。这些常常是没有保险的中小型务农者。我再再说一遍——他们没有保险。这相当于数百万家庭因为战争而陷入贫困。我们不谈论这个问题。我们不计算其成本。我们不把它列入等式。但是，这是现实。2011年在哥伦比亚，监测被迫流离失所方面公共政策的委员会称，1980年至2010年7月间有660万公顷的土地因为冲突而被弃置或者被夺走。这些统计数据和我所说的一切都是可以公开获取的。我们对此做了什么？我们做得极少，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其中的互动关系，

我们没有把这些问题作为战争与冲突的后果而给予优先重视。

现在，让我们审视一下战争引发的流离失所和被迫迁徙问题。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查明，至少有1.88亿人被迫流离失所，其中包括3 530万难民和6 200多万由于冲突和其它因素而在境内流离失所的人。这些人中的76%生活在中低收入国家。我再说一遍，76%的人生活在中低收入国家。

让我们看看冲突地区的毁林问题。2020年，在接受评估的所有冲突地区，森林损失总计增加了10%。我们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上听到这种情况吗？我们听说过，2020年战争和冲突导致毁林增加10%吗？这相当于320万公顷。仅按照热带地区的木本生物量流失来计算，这就相当于约1.1兆吨的二氧化碳。这是2020年联合国总排放量的近四倍。这就是冲突与战争影响毁林和气候的现实。我们如何把它列入净零排放的等式？它被列入等式吗？因为我们看到，冲突和战争并没有在减少。

让我们接下来谈另一个问题，即土地退化的问题。回到乌克兰。战争已经摧毁了价值21亿美元的农田和尚未收割的冬季作物。这就是成本——价值21亿美元的农田和尚未收割的冬季作物。

让我们看看污染的问题。仅2019年，美国军队就排放了5 700万吨的二氧化碳，而伊拉克境内的战争在四年中排放了1.41亿吨的二氧化碳。我再说一遍，四年中排放了1.41亿吨。这相当于2500万辆汽车一年的排放量。我们说的是电动汽车——这场战争在四年中造成的排放量相当于2500万辆汽车一年的排放量。

乌克兰战争18个月后的总排放量估计为1.5亿吨二氧化碳，超过了比利时等高度发达国家的年排放量。据估计，在以色列-加沙冲突的头35天里，排放的碳当量约为6030万吨。一些分析人士预计，如果冲突持续一年，总排放量可能会上升至令人震惊的6.29亿吨碳。我重复一遍：6.29亿吨碳。

而这些都是冲突和战争存在时的情况。我们还没有计算重建阶段对环境和粮食的影响。这是另一个

需要计算的因素。大多数时候，发展中国家承受着最大的负担。问题是：我们是否有足够的勇气来计算这些损失，并对冲突和战争造成的损失进行估价？甚至我们是否有足够的勇气来处理造成这种破坏的犯罪行为？

因此，圭亚那认为，这是安全理事会应处理的问题。这些都是安全理事会处理的问题，但在对战争和冲突的影响进行总体分析时，有时会遗漏构成粮食和气候问题的因素。

我不详谈几代人遭受的破坏或人口流动的问题。秘书长经常谈到这方面的影响。我也不详谈社会代价导致的运转失常及其影响，因为大多数情况下，社会代价会迫使人们回到勉强糊口的生活。当他们利用完森林的一个区域后，他们会转移到新的区域并砍光树木。这些都是我们在处理这一问题时必须考虑的因素。

因此，我们坚信，必须采取非常有针对性的办法。安全理事会在处理冲突和战争问题时，必须考虑到随之产生的对粮食安全和气候的影响。这些问题与法治、民主和治理密切相关。它们都是相互关联的。因此，我们强烈认为，安全理事会应概述一系列步骤，其中必须包括对影响的全面分析。正如我们采取措施保障人道主义利益一样，我们也必须在程序中采取措施，至少处理对粮食和气候的影响。我们必须有足够的勇气。我们有能力。我们有政治意愿。我们现在就必须在安全理事会采取措施，处理与战争和冲突有关的气候和粮食问题。

我恢复行使安理会主席的职能。

我请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交通部长Cherfa先生发言。

Cherfa先生（阿尔及利亚）（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谨向你——圭亚那总统穆罕默德·伊尔凡·阿里先生——转达你的兄弟、阿尔及利亚共和国总统阿卜杜勒-马吉德·特本先生的问候。我谨感谢并赞赏你召开本次重要专题会议，讨论气候、粮食安全与冲突之间复杂而相互关联的关系。我还要

感谢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先生的全面通报。我还要赞扬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执行秘书西蒙·斯蒂尔先生、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副总干事贝丝·贝克多女士以及杰米娜·莱伊娃·若艾斯施女士所作的宝贵发言。我感谢他们丰富了我们的讨论。

毫无疑问，气候变化在不同程度上加剧了我们各国面临的威胁。气温上升、天气模式变化和海平面上升都是扰乱农业生产、迫使人们迁移、加剧对水和土地等重要资源的争夺的因素，从而加剧冲突和不稳定，特别是在脆弱和受冲突影响的地区。

所有这些都对南方国家的稳定与安全产生了负面影响，并加深了增长差距。因此，我们各国力求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使南方国家能够提供粮食和应对气候变化，以满足其可持续发展需求，并防止我们的社区陷入危机。

因此，阿尔及利亚不遗余力地提供一切必要条件，以确保本国粮食系统和农业部门的发展和可持续性。做到这一点的办法是，发展战略部门、把可再生能源与农村生产相结合，以及开发遗传资源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抗害作物。阿尔及利亚还在建设绿化带，并深知这对抗击荒漠化和土地退化以及对减少尘暴和沙暴有积极影响。这还有助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和适应气候变化。

安全理事会的作用值得称道，因其首要责任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安理会通过召开这样的重要专题辩论会提高公众认识，并针对某些威胁国际安全与稳定的问题敲响警钟，例如气候变化、粮食安全和冲突等现象之间的相互关联性。

阿尔及利亚谨建议采取以下行动，以此作为我国对今天的重要讨论所做的贡献。

第一，必须加强预防和解决冲突机制。采取积极主动措施预防冲突并解决冲突的根源，对于长期减少风险和促进稳定至关重要。

第二，我们必须建设强韧社区。面对气候变化的影响，我们必须建设强韧的社会和生态系统。通过支

持可持续的农业实践并促进水资源保护，以及健全的自然资源管理，可以做到这一点。

第三，我们必须解决粮食不安全的根源，为此诊断和找出生产系统和供应链的弱点及失衡之处，集体解决这些原因，尤其是通过全面经济发展，减少贫穷和不平等，以及促进良政。应当促进南方国家农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并应当取消贸易壁垒。

第四，我们必须加强国际合作，为此建立多边伙伴关系，以共享知识和资源，并支持国际组织，例如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和世界粮食计划署。在制订气候变化适应性战略方面，也应当加强合作。

第五，应当建立机制，尤其是使发展中国家获得充足的财政支助。

最后，我们必须促进农业领域与气候变化预警系统有关的创新机会、科学研究和开发。

阿尔及利亚坚信，应对全世界气候变化、粮食不安全和不稳定的最佳解决办法与我们遵守国际法及其规定、不歧视也不采取双重标准息息相关。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民众的悲惨处境。5个多月以来，这些民众的所有重要设施都遭受占领国的密集炮击和破坏。结果，遇难者超过2.8万人，受伤和流离失所人数是这一数字的两倍。炮击过后，生命凋零，并导致该地区出现严重粮食危机，环境状况不断恶化，这证明占领国漠视最基本的道德原则，漠视国际人道主义框架和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则。

虽然这种可怕情形很严重，但是面对这些公然侵权行为，国际社会袖手旁观，而不是制止犹太复国主义侵略以及由此对人类、自然和环境等造成的伤害。联合国最重要的人道主义救济机构之一遭到有系统的诋毁，其意在于损害其公信力，阻断其用于满足民众基本需求的资金来源。

在这方面，阿尔及利亚呼吁国际社会，尤其是安全理事会——因为《联合国宪章》在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赋予它广泛权力——应当负起责任，立即结束巴

勒斯坦民众的苦难，改善加沙人道主义状况，并立即向受影响民众提供充足、源源不断的人道主义援助。

最后，我再次指出，由于气候变化、粮食安全和冲突相关挑战，国际社会必须作出坚定承诺，并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就我们而言，阿尔及利亚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成员，随时准备促进集体努力，以确保人人享有和平、安全和繁荣。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美利坚合众国环境保护署署长发言。

雷根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我荣幸地参加今天的会议。阿里主席，我感谢你今天主持我们的会议，并发挥模范领导作用，通过加勒比共同体和共同市场处理气候和粮食不安全问题。

多年来，气候变化一直是世界舞台上的议题，其影响深远，正如我们亲眼看到的那样——从愈加严重的作物歉收到水资源不安全，再到日益严重的极端天气事件，气候变化的影响加剧了很多人的粮食不安全问题，使我们大家处于更加不稳定的局面。任何人都无法幸免。

我们议席上的和安理厅内的在座各位代表着全球每一个角落。我相信安理会成员都知道，去年非洲之角经历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干旱。世界粮食计划署估计，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和索马里有2300多万人面临严重饥饿。我们知道，索马里的洪水已迫使近50万人逃离家园，约430万人面临危机或更严重的饥饿，这正在加剧索马里面临的安全挑战。

这些只是气候变化如何影响全球生活的几个例子。没有一个国家能免受这些影响，即使是美国也不能。

2022年，美国粮食保障极低的家庭更多了，大约36%收入低于联邦贫困线的美国家庭粮食无保障。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从担任美国环境保护署署长的第一天起，我已投入数百亿美元来确保所有人——无论其肤色、居住什

么社区或口袋里有没有钱——都能呼吸干净的空气，饮用清洁的水并有机会过上健康的生活。

气候变化和粮食不安全的后果往往不成比例地影响到我们当中最脆弱的人群。作为回应，我们确定三个相互关联的优先事项来改造粮食体系。

由于拜登总统的领导，美国正在支持所有人的粮食安全和营养，解决气候变化的减缓和适应问题，并建立包容和公平的粮食体系，以满足最弱势群体的需求。

12月，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第二十八届会议上，我自豪地启动减少粮食损失和浪费以及回收有机物的国家战略。

粮食损失和浪费占全球人为温室气体排放量的8%。食物被浪费，滋养人的机会也就被浪费掉。食物被浪费，用于生产、加工、分配和准备食物的资源也就被浪费掉。减少粮食损失和浪费对我们的气候至关重要，并将有助于提供社会和经济效益，从而增强全球的稳定与安全。

美国也在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合作，帮助确定发展中国家快速城市化地区的食物浪费根源。与此同时，我们必须确保最弱势群体能够获得食物。因此，美国荣幸地为世界粮食计划署三分之一以上的预算提供资金。

美国、圭亚那、农村地区和城市都存在粮食不安全问题，气候变化对降低粮食安全的影响在陆地和海洋上都可以看到。随着气温上升和海洋酸化，重要的蓝色经济食物来源面临风险，依赖这些食物来源的人们也面临风险。

作为全球领导人，我们有责任为增强世界和平与安全创造条件。我们在本会议厅内外的工作是预防和降低粮食不安全，同时应对气候变化及其影响。我们必须继续共同努力实现我们的目标，我们必须坚持不懈地寻求这一目标。

什蒂格利奇女士（斯洛文尼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请允许我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并感谢你召开本次公开辩论会，讨论气候变化和粮食不安全这一高度紧迫的议题。在一个气候迅速变化的世界里，安理会在推动预防与维持和平方面的作用至关重要。我也要感谢各位通报者强调气候变化、粮食安全与和平相互依存的复杂性。

气候变化引发的极端天气，如干旱和洪水，导致自然资源短缺和粮食不安全。本已脆弱的社区通常受到最大的打击。斯洛文尼亚极为关切地关注着气候变化如何使非洲之角数百万人面临严重的粮食不安全。

在粮食和水短缺的情况下，冲突风险升级。正如我们在萨赫勒各地看到的那样，水资源供需之间日益扩大的差距可能会在水资源、可耕地和食物方面导致更多的冲突。

另一方面，武装冲突也经常导致粮食体系遭到破坏。苏丹的战争破坏了农作物生长，导致粮食市场空空如也。加沙的战争破坏了水基础设施和自然环境，大大加剧本已面临严重粮食短缺的平民的极度苦难。斯洛文尼亚严重关切乌克兰战争的影响及其对全球粮食供应链的长期后果。遵守国际人道法和人权法至关重要。

最后，在枪炮声平息很久之后，武装冲突仍然影响着人类和自然环境。土壤退化、水污染、生境破坏以及地雷和未爆弹药所造成的危险阻碍战后粮食体系的恢复和重建。

联合国系统必须利用其掌握的所有工具，包括妇女的充分、平等和切实参与，来应对气候变化和粮食不安全问题。这是促进包容性、可持续发展以及建设受影响社会复原力的关键。

世界各地数百万人首当其冲地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其中妇女、儿童和老年人受影响最大。对最脆弱社区里的母亲来说，最后一个吃饭、吃得最少是每天的现实。

气候变化适应和减缓领域的紧急人道主义救济和发展合作必须辅之以和平与安全努力。安全理事会必须发挥自己的作用。

气候变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决定性挑战。它对联合国许多会员国构成直接的生存威胁，并可能成为冲突的驱动因素。由于气候变化和粮食不安全的跨境性质，整个国际社会必须采取对策。

作为安全理事会成员，我们面临着一项具有挑战性的任务——即在应对与我们任务相关的气候变化影响问题的背景下维护和平与安全。我们可以通过从对气候敏感的角度看待安全理事会议程上的所有局势来做到这一点。气候安全机制及其气候安全顾问网络可以为此作出重大贡献。

我们还可以挖掘新技术和预警系统的潜力。例如，卫星图像和人工智能彻底改变了我们预测气候威胁及其对粮食和水安全以及移民模式的影响的方式，从而在局势升级之前发现潜在的冲突触发因素。预防是关键。

正如本次辩论会所示，安理会亟须解决气候变化和粮食不安全对和平与安全的不良影响。斯洛文尼亚随时准备参与所有这些努力。

鲍曼女士（瑞士）（以法语发言）：自联合国创立以来，会员国共同取得了显著进展。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冲突和粮食不安全状况不断减少。不幸的是，我们没能坚持到底。

过去十年来，严重的粮食不安全状况大幅增加。尽管《2030年议程》设定目标，但仍有近8亿人面临长期饥饿。加沙的饥荒风险以及苏丹日益严重的粮食不安全表明，冲突是主要原因。

在安全理事会议程所列的其他局势中，气候变化是一个不稳定因素。为了促进并巩固和平，我们必须更好地认识到这三个层面之间的相互作用。

因此，本次辩论会非常及时。我们要感谢圭亚那召集我们来一起讨论这个议题。我们也感谢秘书长以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执行秘书斯蒂尔先生、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副总干事贝克多女士、莱伊娃·若艾施女士所作的通报。

他们的发言毫无疑问地表明，我们需要加强多边主义。虽然将我们团结在一起的目标与近80年前一样，但世界已经发生变化。各种挑战日益相互关联。因此，我们必须找到巩固和平的新办法。

《新和平纲领》为我们指明了预防的方向。得益于科学进步，我们已经开发出针对粮食不安全、冲突和气候紧急情况的各种预警系统。我们现在需要确保这些系统能够协同工作。事实上，相互关联的挑战要求建立能够将数据联系起来的联网系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避免预防盲区，采取行动确保长期粮食安全。

各行为体之间加强统筹也是必要的。我们欢迎安全理事会与整个联合国系统，以及与非洲联盟等区域组织、区域经济组织、当地有关方面和科学界开展协作。本着这一目标，瑞士最近组织了与上述所有利益攸关方之间的对话，讨论气候变化和冲突对粮食安全的影响。

《新和平纲领》还提出了安理会行动的具体途径。为了制定针对具体情况的对策，安理会必须考虑到气候变化对和平与安全的影响，例如授权联合国特派团分析与气候变化有关的风险。粮食安全也必须纳入考量。安理会还必须成为预警和动员国际社会努力的平台。

当然，冲突、饥饿和气候变化在每种情况下的相互作用不同。我们与莫桑比克共同主持的气候与安全非正式专家组的讨论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但结果总是一样的——更加不稳定和不安全。我们在萨赫勒、缅甸和海地看到了这一趋势。

为了采取行动消除冲突引发的饥饿，安理会在第2417(2018)号决议中采纳了明确的依据。作为安理会内的协调中心，我们与圭亚那一道，致力于促进落

实该决议。关于气候变化对安全的影响，若干决议在个案基础上取得了进展。我们支持安理会成员寻求共识，以便能够通过一项战略框架，在面对气候挑战时采取一致和负责任的行动。

我们拥有加强预防的工具。我们需要的是利用这些工具的政治意愿。面对冲突、饥饿和气候变化这三重祸害，这是我们的责任。

正如主席在发言中提到的那样，鉴于最弱势民众受到的影响尤为严重，我们必须竭尽全力确保国际法得到遵守。面对违反这些普世准则所造成的痛苦，我们不能仅仅依靠民众自身顽强抗争。

最后，我谨提醒安理会，相互关联的挑战需要综合施策。通过把预防作为政治优先事项，《新和平纲领》能够使我们走上正轨。未来峰会将是我们共同走上这条道路的一个契机。

细坂先生（日本）（以英语发言）：日本高度赞扬主席倡议召开本次重要会议。我还要感谢各位通报者发表高见。

气候变化、粮食安全和冲突以复杂的方式相互关联。日本在其2022年国家安全战略中明确承认，气候变化是一个影响人类生存的安全问题。日本提出，国际社会必须努力应对气候变化。这些挑战不仅对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其他脆弱的发展中国家至关重要，而且也影响到国际和平与安全。因此，安理会必须应对这些挑战。

安全理事会必须下定决心不让任何人掉队，通过处理气候变化、粮食和能源无保障、传染病等新出现的风险，努力建设一个人类尊严得到保护和加强的世界。单独应对每种风险是不够的。我们认为，包括提高社会韧性在内的综合办法是建设和维持和平的关键。

从这一角度出发，日本去年在安理会举行了一次关于建设和平的公开辩论会（见S/PV.9250），强调投资于人以加强社会韧性对于维持和平的重要性。此外，日本上个月与圭亚那和莫桑比克共同主办了关于

预防冲突的阿里亚模式会议。在这些会议上，我们认识到，必须通过人道主义、发展与和平相结合的办法来预防冲突与维持和平，这必然包括增强妇女、青年和弱势群体的权能。在我国即将于3月份担任主席期间，日本将继续就这些问题积极开展工作。

我们必须充分利用联合国的职能，更好地解决国际社会面临的问题。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可以更好地利用建设和平委员会。建设和平委员会应继续扩大其工作范围，涵盖气候变化、粮食不安全等可能影响冲突的事项，并积极向安理会提出建议。

作为今年安全理事会与建设和平委员会之间的非正式协调员，日本将不遗余力地加强两个实体之间的密切合作，以便更有效和可持续地维护和平与安全。

今年5月，我们与代表世界各地的国家一道发表了《关于有韧性的全球粮食安全广岛行动声明》。《广岛行动声明》是应对当前粮食安全危机以及在中长期建立可持续性和韧性更强的农业和粮食系统的全面指导方针。

在这方面，我们再次强调，在阻止气候变化造成的风险增加和打破造成进一步风险的恶性循环方面，综合办法将更加有效。基于这一观点，日本继续支持减少排放和发展气候适应能力的一切努力，包括协助发展中国家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例如，我们承诺在2025年之前的五年内从公共和私营部门调集高达700亿美元的气候融资，以支持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我们希望这将有助于减轻气候变化的影响，防止此类影响蔓延至粮食不安全，并减少冲突的发生或恶化。

正如我提到的，日本将于下月担任安理会主席。我们将继续本着人权和人的尊严至高无上的根本原则，为实现可持续和平与稳定作出积极贡献。

阿丰索先生（莫桑比克）（以英语发言）：莫桑比克高度赞扬主席国圭亚那召开今天关于气候变化与粮食不安全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问题的重要高级别公开辩论。

主席先生，我谨转达莫桑比克总统菲利普·雅辛托·纽西对你作为圭亚那合作共和国总统和安全理事会主席的热情问候。我们欢迎你参加并领导这次辩论。这证明圭亚那重视气候变化这一议题，认为气候变化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全球性挑战。我们赞扬贵国担任主席，在2月份指导安全理事会的艰难议程。我们也感谢秘书长就这一议题所作的富有洞察力的发言。我们感谢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执行秘书西蒙·斯蒂尔先生、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副总干事贝丝·贝克多女士和民间社会通报者杰米娜·莱伊娃·若艾斯施女士向安理会所作的重要通报。

我们都知道，气候变化加剧粮食不安全，导致社会混乱和流离失所。结果是，遭受严重粮食不安全的人数显著增加，突出表明气候、冲突和粮食系统之间的相互联系。这些问题之间的相互作用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挑战。事实上，这是当今国际社会面临的最紧迫的挑战之一。我们莫桑比克见证了气候变化和粮食不安全对我国人民造成的不成比例的影响。像莫桑比克一样，非洲最脆弱的国家和小岛屿国家受到天气事件和灾害的严重威胁。我们各国正面临严峻的安全和发展挑战，特别是在粮食安全和周期性发生极端事件方面。影响各国的自然现象加剧了社区之间的紧张和冲突，对妇女和儿童造成了不成比例的影响。

在这方面，莫桑比克赞同第2349（2017）号和第2417（2018）号决议所反映的那些声音和倡议。它们呼吁我们加倍集体努力，促进更好地了解气候与和平与安全之间的联系。我们认为，这对于促进就更好地协调对策和解决方法的必要性达成共识来说至关重要。我们需要改变在全球范围内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观念模式，以便我们的人民及其权利得到尊重和保护，不受冲突引发的局势的影响。

有效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和寻求减少粮食不安全的前景是关键的全局挑战，必须以紧迫感和责任感集体应对。在这方面，我们赞扬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第二十八届会议最近作出的决定，其中世界强调，必须向最脆弱的国家提供财政和技术支

助,使它们能够应对适应方面的挑战,以此认真处理气候变化问题。因此,我们认为,包括安全理事会在内的联合国各机关、机构和方案之间的合作将加强我们处理气候变化和粮食不安全问题的能力,以实现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崇高目标。

莫桑比克要强调,应对与气候有关的安全风险需要采取综合办法,除其他外,应统筹考虑环境、经济、社会和政治等各个方面。面对气候挑战,维护和平与安全是集体的责任。认识到这些挑战的相互关联性,我们可以努力找到可持续的解决办法,在全球范围内促进复原力、公平和稳定。我们认为,联合国所有机关都有责任为这一共同目标而共同努力。用《联合国宪章》序言的话来说,这样我们才能“运用国际机构,以促成全球人民经济及社会之进展”。

吴百纳女爵士(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感谢举行本次辩论会。我也感谢各位通报人的通报,他们的通报强调了气候、安全以及和平的彼此依存。

气候变化、环境退化以及生物多样性流失加剧冲突,为全球粮食不安全推波助澜,并且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正如斯蒂尔执行秘书先前所说的那样,安全理事会在处理气候变化问题上采取的行动越少,安理会议程上的冲突就越多。那些受到冲突影响或者面临严重人道主义需求的人常常是资源最少、最难以适应气候和环境危机的人。

这些相关挑战需要国际上协调一致的应对。在这方面,我提出三种做法。

首先,我们采取早期行动,以防止和解决粮食安全危机。这是去年由联合王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以及索马里共同主办的全球粮食安全峰会的一个重要主题,联合王国在会上宣布了新的复原力和适应基金,以帮助适应气候变化,并且更多地采取参与式做法。我们还应该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二十八届会议所取得成功的基础上再接再厉,增加对脆弱的受冲突影响国家的气候资助。联合王国认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关于可持续农业、具有抗灾能力

的粮食系统以及气候行动的宣言,并承诺提供1.26亿美元以帮助脆弱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包括支持预警系统和灾害风险筹资。

其次,我们对创新进行投入,以增加可持续的、有气候适应能力的粮食生产。科学进步的裨益也应做到使所有人、特别是小户农民可以获取,主席先前着重提到小户农民的困境。联合王国推动粮食和农业领域的科学进步,包括通过国际农业研究协商组的农业研究组织和“吉尔伯特倡议”。

最后,我们支持人道主义、发展、建设和平以及气候领域的行为体在复原力、发展、安全以及气候变化问题上采取一种全面和综合的做法。正如主席先前所说的那样,作为一个集体,我们应该确保把当前和预计的气候影响充分纳入冲突风险分析。我们应该以一种处理危机起因的方式,有针对性地在脆弱和受冲突影响国家开展气候工作,同时确保气候筹资对冲突具有敏感意识。

联合国系统、包括其气候安全问题专家团队处于协调气候、粮食安全以及和平努力的有利位置。安理会可为此提供支持,鼓励采取连贯和综合对策,包括在安理会的任务授权中这样做。

参加今天辩论会的人数之多凸显出联合国会员国对这些彼此关联的挑战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关切。安理会有义务应对这些挑战。

卡努先生(塞拉利昂)(以英语发言):我深感荣幸地转达朱利叶斯·马达·比奥总统最诚挚的问候,并且祝贺圭亚那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和出色指导安理会本月的工作。主席先生,我感谢你举行本次高级别公开辩论会,讨论气候和粮食安全对维护和平与安全的影响。还请允许我感谢你代表贵国进行的思考。我与安理会成员一道,感谢秘书长令人警醒的重要通报以及在该问题上先声夺人。还请允许我感谢西蒙·斯蒂尔先生、贝丝·贝克多女士以及希梅纳·雷瓦·罗施女士的宝贵而详尽的通报。

气候变化和粮食安全不仅应该从环境和人道角度进行讨论,而且应该作为国际和平与安全面临的

一种新兴威胁进行讨论。请允许我在本次发言中强调，气候变化和粮食不安全在非洲的影响具有跨区域性质，由此显然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

科学证据正在变得日渐清晰。气候变化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改变我们的星球，导致气温上升、极端天气事件以及生态系统扰乱。这些变化造成影响深远的后果，我们面临的最紧迫挑战之一是对粮食安全的威胁。随着与气候有关的干扰加剧，农业系统越来越容易失灵，加剧现有的问题，而且形成新的冲突热点。气候变化、粮食不安全以及冲突之间的关联在全球多个地区显而易见。不断变化的天气模式扰乱了传统的农耕做法，导致农作物歉收、水源稀缺以及族群迁离。面对这些挑战，争夺日渐减少的资源常常导致紧张升级，加剧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冲突的风险。

从非洲之角到萨赫勒，有证明表明，在气候变化不利地影响生计和冲突风险增多这两方面之间存在关联。与生计不安全增多有关的最常见的冲突风险是农民和牧民因为获取资源、牧场、农田和水而起的冲突，我们也从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代表那里听到这一点。

在萨赫勒，气候变化不合比例地影响着依赖农业和畜牧的5 000万民众，同时生计的恶化增加了农民和牧民因为该地区资源缩减而发生冲突的风险。随着日益频繁的干旱与洪水加剧生计不安全，农民和牧民现在使用暴力来保护其现有的资源，或者用以获取新的资源。各种因素如处理争端的能力、法治机构的合法性以及小武器的可得均影响到相关暴力的规模。

正如我们听到的那样，世界上的饥饿是一个引起普遍关切的问题。包括饥荒、武装冲突的影响、气候变化以及普遍不平等在内的多种因素的组合已成为世界上粮食不安全的主要起因，把千百万民众推向饥饿的边缘。这种局面的特点表现为：人数空前的民众因为冲突、灾难性天气事件以及自然灾害而流离失所。许多人因为饥荒或者冲突而负担不起足够的粮食。据估计，约70%的粮食无保障国家也很脆弱。根据《2023年全球粮食危机报告》，在西非和萨赫勒以及中部非

洲部分地区，2023年6月至8月歉收季节的粮食严重无保障程度预计将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这是由不断恶化的冲突和不安全状况所致，特别是在萨赫勒中部和乍得湖流域。其他情势的特点是经济冲击加剧，包括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成为普遍现象。

鉴于上述情况，塞拉利昂坚定地认为，还需要采取以下等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和粮食无保障问题，以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首先，必须将气候和粮食安全纳入预防冲突工作。做到这一点的办法是，开展风险评估，以确定萨赫勒等易受气候所致冲突影响的地区。另外还应促进争夺资源的社区之间建立对话与合作，并支持受气候影响地区的调解和冲突解决工作。这也涉及如何处理可能因气候变化而加剧的潜在不满。

其次，我们需要致力于解决冲突机制和建设和平举措，同时鼓励在气候和粮食安全方面开展区域合作和集体行动。

第三，有必要致力于抵御气候变化的农业实践，如抗旱作物、节水灌溉和农林业。此外，会员国应支持建立极端天气事件预警系统。而且，应当为迁离易受气候灾害影响地区的群体提供援助。这符合多层面和全系统的做法。

在塞拉利昂，我们已经认识到，可持续和气候智能型技术对于强韧的粮食系统必不可少。在这方面，根据Feed Salone方案，我们正在推广能够提高土壤肥力、改善保水性、实现作物生产多样化以及鼓励种植耐气候作物的农业技术。Feed Salone方案的主要目标是提高农业生产力，以推动包容性增长，增加获取当地生产的营养丰富和安全食品的机会及其供应，减少我们对粮食进口的依赖，减少饥饿，增加出口收入，创造就业机会，并建立一个强韧的粮食系统。

最后，我要指出，在应对气候变化、粮食无保障及其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等相互交织的威胁方面，安全理事会可以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安全理事会过去通过了一些文件，确认气候变化和粮食无保障造成的安全风险，并敦促会员国采取行动。这应当继续反

映不断变化的情况和形势。最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相关的联合国基金、方案和专门机构可以利用其在可持续发展、人道主义事务和人权方面的专长，定期向安全理事会通报情况，为其就气候变化和粮食无保障的潜在安全影响开展的工作提供参考。

布罗德赫斯特·埃斯蒂瓦尔夫人（法国）（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感谢并赞扬你主动召开本次辩论会，讨论气候、粮食安全和冲突这一确实必须在安全理事会处理的议题。我也要同其他人一样，感谢通报者极具补充性和内容翔实的发言。

众所周知，气候变化加剧本已脆弱的局势，往往是武装冲突的根源之一，有时是其直接起因。冲突也是粮食危机的主因。就环境影响、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而论，这些冲突也是造成了后果。在世界上受冲突影响最大的20个国家中，12个国家最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而对这些风险最敏感的10个国家中有9个的粮食无保障。稳定、和平、安全、粮食安全和气候变化有着内在关联。任何人都不能忽视这一点——他们也不应该这样做。正因为如此，安理会认真处理这些相互关联的起因和影响至为重要。

安理会十分清楚，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严重加剧全球粮食危机。俄罗斯企图通过掠夺乌克兰农业系统阻止食品运输，这有害于受粮食危机影响最大的国家。安理会也知道，我们依然任重道远，远未实现我们在2009年大会第63/281号决议中设定的目标，该决议呼吁联合国加倍努力应对气候变化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我们还亟须充分执行第2417（2018）号决议。现在不是夸夸其谈的时候，而是采取行动的时候——这需要安理会的充分参与。它必须要能够更好地评估、预测和预防气候变化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特别是在粮食安全方面。我们还必须有系统地呼吁冲突各方遵守国际人道法，该法禁止将饥饿作为战争武器。

我愿提出以下三点建议。

首先，必须详细向安理会全面通报气候危机和冲突对最脆弱地区粮食状况的影响。我们特别呼吁秘

书长特别代表在通报期间向我们提供详细信息，并在某些地区、特别是在非洲采取有针对性的行动提出建议。在非洲，“绿色长城”等雄心勃勃的倡议正在形成。

其次，安理会必须大力强调预防风险。我们必须加强联合国特派团的任务授权，以便它们能够在风险评估和管控方面支持最脆弱的国家，并提出具体措施。

最后，我们必须继续支持联合国在实地的工作。派驻联合国某些特派团的气候、和平与安全顾问发挥着极其有益的作用。他们支持各国加强风险评估和管理能力，努力加强与地方和区域行为体的伙伴关系。法国正在为此努力，特别是支持联合国中部非洲区域办事处。我们也鼓励联合国与部队派遣国一道，寻求在维持和平行动中执行环境战略。

我们呼吁会员国加入机构间气候安全机制，从而加入集体努力，该机制的目标是以注重实地需求的整体做法，以贯穿各领域的方式将气候变化纳入联合国和平与安全工作的各个方面。法国积极参与了这项倡议。

我们必须毫不拖延地在所有这些方面共同行动，加强我们执行《巴黎协定》和应对气候挑战的集体努力。为此，法国外交与欧洲事务部长将全力以赴，主导雄心勃勃的气候外交努力，求取促进和平、安全和我们共同生存的发展。

涅边贾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主席先生，我们高兴地欢迎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我们要感谢秘书长所作的通报，也认真听取了其他通报者的发言。

我们今天有机会讨论何以出现以下情形：2024年，一些国家将迎来先进技术的胜利，国内生产总值相关统计数据方面的竞争正在白热化，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问题正在讨论当中，而另一些国家则有数百万人将继续遭受可怕、由来已久的饥饿问题之苦，这让人想起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篇章。

在座各位都很清楚俄罗斯的立场，即气候和社会经济问题领域与安全理事会的任务没有直接联系，安全理事会的主要任务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我们认为，在专门论坛上讨论这些问题会更有成效，但我们认识到这些问题对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有多么重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愿意从政治角度讨论发展中国家人民所面临问题的真正根源。然而，不应笼统地讨论这些问题，而应结合各国的具体情况和区域情况，并考虑到冲突的各个方面和根本原因。

我们的西方同事经常谈论气候变化、技术结构、破坏粮食供应链的风险、发展投资以及其他符合西方说法的时髦话题。但是，让我们思考一下。50年或70年前，在人们谈论气候变化之前，全球南方国家的人民真的生活得更好吗？不太可能。当时，在联合国成立之初，被“文明”的西方掠夺了几个世纪的发展中世界刚刚开始摆脱殖民主义的枷锁，并满怀希望地认为历史正在书写新的篇章，在这个新篇章中，将不会再有对其主权资源的剥削或殖民大国的政治指令。当时，倡导社会和经济正义理想的苏联为这些民族解放运动作出了重大贡献，世界上许多国家至今仍怀着感激之情铭记在心。

七十年前，联合国向新会员国承诺，它们有权实现主权、决定自己的命运并建立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以反映其人民的利益。国际社会，首先是前殖民国家，有责任帮助国际社会的新成员实现自立，并尽一切可能补偿数百年殖民剥削给它们造成的损失。这些希望实现了吗？遗憾的是，并没有。西方国家从未承认其对数百年殖民主义——或者更简单地说，它们对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人民的压迫——的历史责任。对于这些国家的发展所遭受的损害，并没有系统、真正的赔偿政策。前殖民大国决定走一条不同的道路。它们继续从其前殖民地攫取资源，并利用政治压力和讹诈——它们虚伪地称之为“特殊双边关系”——来强加其发展观，利用其资金和技术优势。

尽管殖民主义在形式上已成为过去，但实际上，它所有最丑陋的表现形式至今仍然猖獗。其中包括西方跨国公司开采主权自然资源，将发展中国家的领土

变成地缘政治斗争的舞台，有时甚至直接对不合作的主权国家进行军事侵略，目的是摧毁其国家地位。这正是我们在南斯拉夫、利比亚、阿富汗、伊拉克和叙利亚看到的情况。盎格鲁-撒克逊军事联盟在前委任统治领土上表现得像领主一样，忘记了现在是2024年，而不是1904年，忘记了他们正在与主权国家政府打交道，而这些政府可能对自己地区正在发生的事情有着自己的观点。

因此，新殖民主义做法才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社会经济问题的真正原因。毕竟，根据联合国的估计，从理论上讲，世界上不存在严重的粮食短缺。问题在于分配不均，西方国家库存过剩，而发展中国家则出现短缺。第二个原因是经济学家所说的定价市场，其中最大的农工生产商通过维持高价获益。在这种背景下，西方不分青红皂白且说一套做一套，将全球粮食危机归咎于俄罗斯，却掩盖了一个事实，即西方主要大公司是粮食价格上涨的主要受益者。我们说的是所谓的四大公司——美国的艾地盟公司、邦吉公司和嘉吉公司，以及荷兰的路易达孚公司——它们占全球农工综合体贸易的75%至90%。它们在乌克兰的子公司直接或通过中间商拥有乌克兰3200万公顷可耕地中的1700多万公顷，并利用该国的危机局势以低价购买了越来越多的乌克兰农田。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多年来，全球粮食市场在主要农业公司和西方股票交易商之间形成了一种系统关联，从而人为抬高了价格。这就是为什么这些粮食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投机性。

让我们再次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西方农工综合体能够赚取巨额利润，人口不断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却要面临最严重的饥饿威胁？这是因为过去的西方殖民者故意安排这些国家为殖民国家谋取最大利润，而不是确保它们有能力养活本国民众。绝大多数国家，包括目前粮食安全趋势令人担忧的非洲国家，都有足够的肥沃土地来建立自己的粮食主权。秘书长非洲问题特别顾问办公室一再强调这一点。

在过去五年中，捐助方仅拨付了支持农业所需资金的4%，尽管今天我们听到并将继续听到捐助

方提供大笔捐款的消息。然而，当谈到这些捐款的回报时，受援国的抱怨却越来越多。西方代表团不断提到它们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数字。这是否足以补偿几个世纪以来掠夺自然资源和剥削民众的野蛮殖民政策所造成的损害，不应由我们来评判，而应由那些因此而受害的国家来评判。

我还要指出，美国及其盟友向全球南方国家提供的援助金额，与西方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为其对俄罗斯发动的、要战斗至最后一个乌克兰人的代理战争而花费在武器上的金额相比相形见绌，据最保守的估计，后者达2000亿欧元。与此同时，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要求捐助方为2023年所有人道主义行动提供550亿美元，但迄今为止仅拨付了224亿美元。让我们想象一下，如果美国及其盟友像它们资助世界各地的战争那样心甘情愿地把钱花在发展援助上，世界会取得多大成就。

但是，现在我们想提请大家注意另外一件事。尽管高喊各种动听的口号，但西方国家的援助总是附带条件并受制于政治条件。这方面的明显例子包括利用人道主义援助和残酷的单方面强制性措施来勒索叙利亚人民，以及西方捐助方在加沙发生可怕人道主义灾难的背景下以政治借口中止对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的资助。在这方面，我们要提请注意全球粮食安全面临的另一个威胁，即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强加的非法单方面制裁，这些制裁影响到领导人奉行独立自主因而为华盛顿所不喜的政策的国家民众。为了减少第三国对俄罗斯食品的所谓“依赖”，美国当局正着手通过一项名为可笑的“摆脱俄罗斯农业法”的法案。该提案已由众议院通过，如果获得批准，将在五年内有效。这只是证实了一个事实，即美国及其附庸国无意放弃其新殖民主义手段。

发展中国家的同事们，不要抱太大希望。前殖民大国的习惯和方法并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它们的“包装”。他们每提供一美元的所谓援助，都会要求发展中国家牺牲自己的主权和政治独立。许多非洲国家已经深刻地切身体会到了这一点，它们不愿容忍这种做法。

俄罗斯从未将非洲、亚洲或拉丁美洲视为创造利润的舞台。尽管美国及其盟国设置了种种障碍，但我国已经、继续并将持续免费帮助世界各地需要帮助的人。俄罗斯联邦承担起了通过双边和多边渠道发放资金或实物援助的义务，我们正在成功地履行这一义务。过去五年来，仅通过世界粮食计划署，我国就向世界各地30个国家提供了3亿多美元的援助。我们在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建设和发展国家校餐系统这一领域的技术援助方面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13年多来，世界粮食计划署一直是我国在这一领域的主要国际合作伙伴。迄今为止，我国已经在亚美尼亚、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柬埔寨、老挝、斯里兰卡、尼加拉瓜和古巴实施了一系列此类项目，金额超过1.2亿美元。从2017年至今，我国还与世界粮食计划署一起，在莫桑比克实施了预算为4000万美元的“债务换发展”项目。根据俄罗斯总统在2023年第二届俄非首脑会议上作出的决定，已经向布基纳法索、津巴布韦、马里、索马里、中非共和国和厄立特里亚免费提供了20万吨谷物粮食援助。

除发展援助外，俄罗斯近年来还积极主动地加强粮食主权，大幅增加了在全球市场上的粮食出口。2023年，这已经使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计算的全球粮食价格指数有所下降。我们一直在为缓解粮食危机做贡献，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尽管面临前所未有的制裁压力，但我国仍然是一个认真负责的谷物供应国，以有吸引力的价格向伙伴方提供高品质的商品。

张军先生(中国)：主席先生，我首先感谢您亲自到联合国主持今天的安理会高级别会议，感谢古特雷斯秘书长、斯蒂尔执行秘书、贝克多副总干事刚才所作的通报。我也认真听取了罗什女士的发言。

气候变化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中方支持国际社会采取有力行动，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关于气候变化与安全的关系，近年来，安理会进行了多次讨论，形成了一些共识，但气候与安全之间有怎样的传导机理，还需要进一步搞清楚。有些冲突与气候

变化显然没有直接关联,要结合具体情况进行分析和研判,找准根源和解决问题的切入点。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越来越多的极端天气正在冲击全球粮食生产,发展中国家首当其冲,其消极影响不容忽视。中方一贯强调,要有针对性地采取行动,切实帮助发展中国家增强气候韧性,保障粮食安全,阻断气候、饥饿与冲突间的恶性循环。

第一,加强全球人道援助行动。粮食权是一项基本人权,各国应共同尊重,有力保障。当前,一些亚非拉国家面临严峻的粮食危机,迫切需要国际社会施以援手。中方呼吁发达国家向有需要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粮食和资金紧急人道援助。必须强调,人道援助不应被用作施压的工具,不应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在加沙,粮食等紧缺的人道物资准入仍被重重设置障碍。在阿富汗,数千万阿富汗人民在寒冬中缺衣少食。这种悲惨现实不可接受。我们呼吁有关国家顺应国际社会正义呼声,采取负责任行动,避免更大人道灾难。

第二,加快弥合南北发展鸿沟。当前全球粮食产量完全足够所有人需要,但却有近8亿人还在挨饿。这是全球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具体体现,唯有通过共同发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国际社会要利用联合国未来峰会等重要契机,认真解决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突出问题。发达国家不能只喊漂亮口号,要切实兑现官方发展援助承诺和气候融资承诺,取消不合理的农业补贴。我们要坚决反对单边制裁、“脱钩断链”、技术封锁等新型霸权手法,为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市场、分享新兴产业红利、实现农业产业升级创造公平有利的国际环境。

第三,完善全球粮农治理体系。国际大粮商垄断定价权、农产品高度金融化等顽瘴痼疾,造成国际粮食市场动荡失衡。国际社会要疏通粮食供应链的“堵点”、“断点”,打造安全稳定、畅通高效、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产供应链体系。要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发言权和决策权,推动国际粮农治理更加公平合理。联合国粮农机构和国际金融机构要在形势分析、政策建议、援助协调等方面向发展中国家倾斜,提升其

参与全球粮农治理体系。要帮助发展中国家建设气候适应型现代农业,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应对灾害的能力。

无论是在应对气候变化还是在维护粮食安全方面,中国都高度重视,积极采取有力行动。中国以占世界9%的耕地、6%的淡水资源,生产了全球四分之一的粮食,养活了五分之一的人口。中国出台了《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2035》,积极发展绿色产业和气候智慧型农业,协同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与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中国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国际粮食安全合作倡议,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粮食生产、收储和减损能力。中国是联合国粮农组织南南合作框架下资金援助最多、派出专家最多、开展项目最多的发展中国家。

去年底,包括中国在内的130多个国家在迪拜签署了《关于韧性粮食体系、可持续农业及气候行动的阿联酋宣言》。可以说,中国是实实在在的行动派。我们愿同各国一道,落实好联合国气候变化迪拜大会(COP28)各项成果,为应对气候变化、维护全球粮食安全作出更大贡献。

黄先生(大韩民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大韩民国赞扬圭亚那及时举行今天的公开辩论,并欢迎你今天出席会议主持辩论。我感谢秘书长的发言,并感谢西蒙·斯蒂尔先生、贝丝·贝克多女士和杰米娜·莱伊娃·若艾斯施女士的有理有据和富有洞察力的通报。

大韩民国赞同瑙鲁代表将以气候与安全之友小组的名义所作的发言。我国代表团将以本国名义围绕以下三个问题发言。

第一个问题是,气候变化、粮食无保障以及和平与安全之间的相互联系如何影响安全理事会议程。

首先从亚洲说起,去年5月,缅甸“穆哈”气旋袭击了受冲突影响且粮食不安全的地区,包括若开邦。气旋对生计和住房的破坏性影响因当地的冲突态势而加剧,其中包括人道主义准入受到限制。在阿富汗,持续干旱放大了粮食和水的不安全,并导致流离失所。由于塔利班侵犯人权和限制提供援助,妇女和女

童特别容易受到伤害。研究还表明,长期干旱和饥饿导致该国的性别暴力增加。在南苏丹,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报告称,厄尔尼诺现象正在导致该国部分地区出现严重饥饿。此外,降雨模式的变化加剧了农民和牧民之间的冲突。这些只是几个例子,显然,这些动态值得安全理事会彻底审议。

我的第二个问题是,安理会如何能够更好地与联合国内外的其他机制协调。

解决办法需要着眼长远和建立伙伴关系。我们需要建立预警系统,将气候和环境数据以及与粮食体系和冲突有关的社会经济因素纳入其中。我们还需要在努力促成和平时敏锐关注气候问题,在采取适应措施时敏锐关注冲突的影响。在这方面,建设和平委员会有很大潜力。我们鼓励建设和平委员会召开有联合国特派团和机构、气候安全机制和多边开发银行参加的侧重气候问题的国别或地区会议。这对于安理会和建设和平委员会都在讨论的国家和地区,或正在规划和平过渡进程的国家和地区,尤其具有现实意义。通过分享各自在具体情况下处理气候-粮食-和平三者间联系的分析 and 最佳做法,各机构可以精简和补充其活动,而供资机制可以确定资源需求。会议有时不妨采取建设和平委员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联席会议的形式,其结果可以作为建设和平委员会的建议送交安全理事会。

第三个问题是联合国广大会员国在这方面可以提供的支持。在脆弱地区建设地方一级的复原力不仅有效,而且是实现预防冲突和建设和平的具有成本效益的途径。在这方面,我要介绍我国总统尹锡悦去年在七国集团首脑会议上宣布的韩国稻米生产带(K-Ricebelt)倡议。这一创新项目目前的目标是通过分享高产水稻品种和农业技术,协助10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实现水稻生产能力的本地化并提高其生产能力。

我国代表团还要提出低地沿海社区和小岛屿国家所面临的独特的生存威胁。事实上,海平面上升及其影响,如土壤侵蚀、盐碱化和土地丧失,将破坏农

业生计,甚至可能造成大规模流离失所。作为应对海平面上升及其生存威胁联盟的支持国,作为太平洋环礁国家崛起倡议的自豪发起国,大韩民国继续积极努力应对这一紧迫挑战。

大韩民国宣布,气候与和平与安全将是其安理会任期内的指导优先事项之一。这符合我们目前为加强全球南方在向清洁能源过渡和适应气候变化方面的伙伴关系所作的努力,包括增加我们的绿色官方发展援助。作为有关气候与和平与安全的联合承诺的新承诺方,我们在此重申,我们致力于在安理会推进这一议程,更重要的是,将其转化为实地的实际成果。

弗雷泽夫人(马耳他)(以英语发言):马耳他感谢圭亚那组织今天及时的辩论并强调气候变化与粮食安全之间的联系。我也感谢各位通报人发表真知灼见。

马耳他赞同瑙鲁代表将以气候与安全之友小组的名义所作的发言。

气候变化作为一种威胁倍增因素,增加了世界一些地区的资源冲突,加剧了不稳定,并对弱势群体的复原力构成挑战。证据表明,生活在受冲突影响地区的人们面临或可能面临严重的粮食和水不安全或饥饿。妇女和女童目前占世界饥饿人口的70%,气候危机进一步加深了原已存在的性别不平等。所有5岁以下发育迟缓儿童中有75%生活在受武装冲突影响的国家。这些数字不言自明。

理解农业和粮食体系之间的联系以及气候变化对这一联系的影响是今天讨论的核心。与气候有关的影响危及农粮体系和水资源,这反过来又加剧了对有限自然资源的争夺,导致人口流动和流离失所。加上气温上升、洪水、干旱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恶性循环,现实状况就会具有毁灭性,并以各种方式可以在全球各地感受到。海洋温度和海平面上升正在影响加勒比和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生计。

厄尔尼诺现象在非洲之角引发干旱,给千百万人及其生计造成破坏,当地严重缺水,牧场干旱。苏丹冲突不断,近1800万人面临严重饥饿,受灾人数比去年

增加1000万。粮食产量下降导致局势进一步恶化。萨赫勒地区粮食不安全情况增加了两倍，导致流离失所危机快速加剧。

因此，我们需要在联合国系统内，包括在安全理事会采取全面和综合办法。我们回顾指出，安理会除其他举措外，曾通过第2417（2018）号决议一致认识到，必须打破武装冲突和粮食不安全之间的恶性循环以及非法拒绝人道主义准入的现象。我们还感谢人道主义工作人员的不懈努力。他们的无私行为值得我们充分尊重和肯定。

马耳他仍然坚定不移地致力于应对这些挑战。作为《关于气候、和平与安全的联合承诺声明》的发起国，马耳他重申，我们呼吁采取具体的解决办法来实现协同增效，重点是加强预警、预见性行动以及适应气候变化的农业和粮食系统。我们支持气候与和平与安全顾问与特定联合国维持和平特派团和特别政治任务进行接触，开展工作，他们在确定与气候有关的实地影响方面的作用仍然至关重要。

在我们的所有行动中，都必须让当地行为体参与进来。这包括女性人权和环境捍卫者。我们鼓励气候筹资也惠及领导当地适应和缓解努力的基层妇女组织。传统和宗教领袖在确保合作方面也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最后，我们仍然坚信，我们必须争取立即解决粮食不安全的根源。这包括打破周而复始的冲突和应对气候变化。安理会必须承担起责任。

德拉·加斯卡先生（厄瓜多尔）（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我首先感谢你今天与会，这使国际社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工作更加引人注目。我还感谢贵国召开今天的公开辩论会，讨论整个国际社会关切的一个议题。我也感谢通报者所作的宝贵通报。

厄瓜多尔赞同爱尔兰代表将以冲突和饥饿问题行动之友小组的名义所作的发言，我们荣幸地担任该小组的共同主席。

冲突破坏供应链物流，降低农业生产力，摧毁基础设施，并改变农业食品市场。本组织三分之一的会员国——其中大多数处于冲突和武装暴力局势中——有超过2.5亿人遭受严重饥饿，因此，重点关注这一问题至关重要。

2018年一致通过第2417（2018）号决议，为安理会提供了最宝贵的预警和应对工具之一。在冲突局势中，气候变化和粮食不安全的不利影响加剧了移徙和被迫流离失所现象。在这种情况下，人道主义援助刻不容缓。安理会必须确保遵守我国于2021年联署的关于保护基本物品的第2573（2021）号决议。我们谴责任何旨在使人民挨饿以及将饥饿作为战争策略的做法。

在本区域，我们可以看到安全局势恶化的破坏性影响及其对粮食危机的影响——海地就是一例。为此，安理会于2023年7月通过第2692（2023）号决议，敦促所有各方，包括对武装团体有影响力的各方，采取措施，停止封锁粮食供应和破坏粮食来源。现在，冲突对粮食安全的影响因气候危机而加剧。它成了威胁的倍增因素，危及农业粮食系统、生计手段和水资源的安全。

厄瓜多尔支持秘书长的倡议，例如为最脆弱国家设计的全民预警倡议和加速适应气候变化倡议。我们也支持世界粮食计划署开展的活动。

获得融资也是一个优先事项。只有发达国家按照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提供气候融资，发展中国家才有可能采取强有力的气候行动。我们必须提供新的、额外的和可预测的资金，让损失和损害基金投入运作。

此外，在我们利用建设和平基金和建设和平委员会等现有工具开展工作时，维持和平特派团的任务规定必须包括关于可能危及人民粮食安全的天气事件的数据，以及能够查明可能的暴力温床的数据。这必须是国家办事处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等联合国方案的共同努力，以便执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及其17个目标的工作与建设和平齐头并进。我们认为别无其他选择。

最后,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冲突和战争的世界,因此,确保尊重国际人道主义法,对于防止这一系统在冲突局势中自然崩溃和发生粮食不安全状况至关重要。交战各方在进行敌对行动时,必须尊重国际人道主义法关于保护自然环境的规定,这与粮食安全、包括污染或失去获得耕地和水资源的机会直接相关。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必须更新集体安全制度,提出减少威胁和应对挑战的建议,并将预防置于我们战略的核心地位。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代表安理会欢迎多米尼加共和国总统阿比纳德尔·科罗纳先生阁下。我现在请他发言。

阿比纳德尔·科罗纳总统(以西班牙语发言):我们欢迎举行今天的重要辩论会,并欢迎今天通报者所作的宝贵发言。

在担任安全理事会成员期间,多米尼加共和国支持全面审查全球和平与安全面临的所有威胁,包括气候变化和粮食不安全问题。2020年,我们牵头通过了一项主席声明(S/PRST/2020/6),这是解决粮食安全问题的一个里程碑,强调了预警系统的重要性。

我们尽一切努力保护我们的粮食生产免受危及全球供应和农产工业的气候挑战和危机的影响。我们的官方政策得到第589-16号法律的支持,该法律创建了一个国家粮食和营养主权与安全系统。

本着同样的精神,我国政府与阿里总统一道,推动与圭亚那结成战略联盟,力求确保我们两国在粮食和能源战略领域的自主权。我们意识到,全球发展取决于充分满足粮食和营养需求——这是任何国家都无法单独做到的事情。

因此,对多米尼加共和国来说,将于5月在安提瓜和巴布达举行的第四次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问题国际会议至关重要。在这方面,我借此机会感谢我的朋友

贾斯顿·布朗总理召集这次会议。这是一个呼吁那些对气候变化负有责任者采取紧急行动应对这场危机并加强全球粮食安全的机会。

事实上,根据最近发表在专业杂志《科学进展》上的科学研究,由于北极冰川和冰盖的融化速度超过预期,大西洋洋流的温度调节系统正在接近一个毁灭性的临界点。这意味着大西洋海平面在某些地区将上升一米,淹没许多沿海城市,就像我们加勒比海岛上已经发生的情况一样。

气候脆弱性和粮食短缺增加了暴力风险,特别是在贫困、饥饿和不平等普遍存在的地方。

使用饥饿作为征服人民的战争武器是令人震惊的,也是毫无道理的。可悲的是,这种骇人听闻的做法每年都在世界各地变得更加普遍。安理会已就如何有力应对这一威胁全球稳定的罪行进行了长时间辩论,但我们必须加倍采取行动。

根据《2023年全球粮食危机报告》,2022年有58个国家或地区的近2.58亿人面临严重饥饿,其中有太多人处于饥饿边缘。

过去七年来,生活在饥饿中的人数增加了146%。因此,要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第二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即建立一个没有饥饿的世界,将非常困难。

适用的国家之一是与多米尼加共和国共享同一岛屿的海地。据世界粮食计划署称,该邻国近一半人口(即500万人)目前正遭受严重的粮食不安全之苦。这种状况主要归因于两个因素:第一,控制海地大部分领土并蓄意阻碍人道主义准入的犯罪帮派制造的暴力升级;第二,由于恐怖暴力和机构崩溃,海地当局无法妥善应对和预防气候现象的持续影响。

安全理事会通过第2645(2022)号、第2653(2022)号、第2692(2023)号、第2699(2023)号和第2700(2023)号决议批准了驻海地多国安全支助团、武器和弹药禁运以及针对国内冲突中不良行为体的制裁制度。然而,安理会尚未采取足够有力和紧迫

的行动来部署该特派团或赋予其制裁制度所需的力量。国际社会决不能让海地人民正在遭受的灾难再持续一天。

我们必须对冲突采取预防性、敏感和及时的行动。我们需要数据收集、分析和联合行动工具，以解决因气候变化和严重国内冲突而加剧的粮食不安全问题。秘书长、会员国、专门机构、人道主义非政府组织和受影响社区的积极参与，是在这方面取得进展的关键。我呼吁安全理事会加倍努力创建这些工具，并建立一个预警系统，使我们能够在局势变成更难以解决的危机之前及时采取行动。

最后，我重申多米尼加共和国致力于确保稳定的粮食安全、适当的气候变化管理和全世界持久和平。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阿比纳德尔·科罗纳总统的发言。

我现在请希腊外交部长发言。

耶拉彼得里蒂斯先生（希腊）（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谨感谢圭亚那合作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邀请我参加今天的辩论，并感谢各位通报人作了振奋人心的发言。

在当代世界，没有一个挑战不与其它挑战相互影响。气候危机威胁着粮食安全，它们共同威胁着稳定和社会凝聚力。没有一个挑战仅适用于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黑海谷物倡议》在乌克兰崩溃威胁着整个谷物链，南极洲快速冰融化影响到全球。与此同时，预计在2030年，全球将有6亿多人面临饥饿。

地中海是三大洲的交汇处，是此类现象相互影响和溢出效应的一个例证。地中海的年气温比1990年之前的水平高出1.54°C，比全球变暖的平均值高出约0.5°C。气温升高对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在过去一年里，地中海盆地已成为气候危机的热点地区，发生了大面积野火和灾难性洪水。此外，海平面上升危及渔业和鱼类种群的数量和质量，进而危及人民的生命和健康。

减缓全球变暖、推进可持续旅游业和绿色航运以及减少微塑料污染，将列入我们将于4月16日和17日在雅典主办的第九届“我们的海洋”会议议程。这次会议将成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八次缔约方会议和明年联合国支持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14即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和海洋资源以促进可持续发展会议之间的桥梁，希望产生切实的里程碑和可信的承诺。

同样，希腊将主动提出气候、和平与安全之间的联系，并将其作为竞选2025-2026年安全理事会非常任理事国的优先事项。

然而，任何会议或单一的国家干预都不可能带来惊人的结果。这相当于西西弗斯永恒地、重复地将一块沉重的石头推上山顶。挑战的复杂性和域外性要求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着眼于未来作出集体反应。当涉及到环境保护和粮食安全时，我们需要的是一种不同的心态。世界卫生组织的“同一健康”项目就是这样一项跨领域政策，是一种综合统一的办法，旨在全面平衡和优化人类、动物和环境的健康。我们需要这种全球团结和代际可持续性的新愿景，通过符合道德和基于规则的全球治理以及各国公平分摊负担来实现。

因此，我们呼吁建立一个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全球联盟，我们赞同任命一名联合国可持续未来特使的提议。为了子孙后代，我们必须这样做，因为我们的确已经从他们那里分走了相当一部分自然红利。毕竟，我们决不能忘记——我们不是所有者，而仅仅是地球上的看护者。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泰国代表发言。

潘克特柯瓦先生（泰国）（以英语发言）：我谨祝贺圭亚那担任2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我也要感谢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和所有通报者的宝贵见解和建议。

尽管发展取得了几十年的进步，但我们的安全感仍然很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题为“人类世背景下人类安全的新威胁”的2022年特别报告解释了我们都面临的这样一个发展悖论。从疫情、不平等以及不断加

剧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到与气候相关的灾难性天气事件和粮食不安全状况，这些挑战已逆转几十年的发展成果。我同意该报告的建议，即：要应对这些威胁，决策者必须共同考虑保护、赋权和团结，以便人类安全、地球因素和人类发展能够发挥协同作用。

没有可持续发展，可持续的地球以及人权、和平与安全将遥不可及。因此，侧重于气候变化、粮食安全与和平的本次公开辩论会开得非常及时。

作为决策者，我们能做什么？我要提出三点。

首先，我们应当确保我们的机构、政策和优先事项符合人民的需求和期望。人们期望得到保护，以免遭受暴力冲突、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以及粮食不安全状况。人们还期望获得基本人权，无论是医疗保健还是教育方面，以便他们能够达到更高的生活水平。

因此，以人为本的办法应当是我们各方面努力的核心，以便为各国人民确保人类发展和人类安全。如果要维持和平与安全，安全理事会应当将人的安全作为其审议工作的一部分。

以人类安全为目标，联合国内部可以对我们当今的挑战作出更强有力的综合回应。至关重要的是，加强安全理事会与联合国其他相关实体，特别是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之间的协调。

其次，气候变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决定性危机，并将继续在多个层面上影响我们的生活。气候变化是加剧威胁的因素，气候变化不分国界，对我们各国，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构成紧迫和严重的威胁。因此，我们的做法也应当以地球为中心。我们必须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气候公约》）下共同努力应对这场危机。

《气候公约》及其关于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仍然是全球气候治理的基石，应当得到维护。然而，发展中国家需要支持，以提高其适应和应对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能力。泰国再次发出秘书长在第三次南方首脑会议上所重申发展中国家的呼吁，要求发达国家兑现现有的资金承诺：即每年提供1000亿美元，并

将适应行动资金增加一倍。这不仅是对地球未来的投资，也是对人类安全以及各国和各国社会和平与稳定的投资。

第三，气候变化、粮食安全不安全和冲突等全球性挑战相互关联。对此必须予以系统性的综合考虑，以期为人类和地球设想解决方案。以人为本、以地球为中心的做法应当是我们可持续和平未来的前进方向。

我们克服当今全球挑战和未来新威胁的努力必须得到全球声援、承诺和伙伴合作。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是应对这些挑战的最可行解决方案。有鉴于此，我们期待着未来峰会成为重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体系的机会，并更新我们的和平愿景，这应当是一个全面的愿景，同时考虑到可持续发展和人权。

作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2025年至2027年任期的候选国，泰国希望让人权理事会的工作更具影响力，特别是对实地的个人而言，他们当中许多人处于冲突局势中。我们相信，鉴于我们面临多方面挑战，联合国各机构和机制必须努力进行相互补充。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挪威代表发言。

桑德克耶尔女士（挪威）（以英语发言）：我荣幸地代表八个北欧和波罗的海国家发言，它们是丹麦、芬兰、爱沙尼亚、冰岛、拉脱维亚、立陶宛、瑞典和我国挪威。

首先，我谨感谢圭亚那合作共和国组织这次非常及时的辩论会。

我们同意前面几位发言者的观点，即粮食安全已成为全球和各国中的一个安全问题，气候变化、冲突和经济下行更是加剧这一问题。只有通过专门的多边行动才能应对这些共同挑战。因此，它成为安全理事会议程上一个如此重要的议题。

气候变化、冲突和粮食安全等相互交织的危机是在不稳定局势加剧、地缘政治紧张关系恶化之时发生的。气候变化和冲突均在许多方面导致粮食不安全状况，例如破坏生计、加剧资源稀缺以及扰乱供应链。许多最容易受到气候变化负面影响的国家和地区也

在遭受冲突和不稳定之苦，因而面临更大的粮食安全风险。受影响最严重的往往是妇女和女童。

在持续不断的冲突中，粮食被当作武器。回顾一下第2417(2018)号决议，其中载有不攻击平民或粮食生产所需民用物体的明确义务。必须始终遵守为需要帮助者充分、安全和不受阻碍地获得人道主义援助提供便利的义务。

维护和平与安全是安全理事会的主要职责，而对北欧和波罗的海国家而言，预防冲突显然应当是这些努力的核心。这意味着，所有国家都需要加倍努力应对气候变化，预防和解决冲突，以减少粮食缺乏保障的风险。

现在我要着重谈谈在消除饥饿方面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六项预防性措施。

第一，采取行动，防止与气候变化和粮食安全有关的冲突，具体办法是：缓解和适应气候变化的影响；加强预警，及早采取行动；以及减少风险。我们需要生成复杂的数据并加以分析。因此，我们支持秘书长发出的让所有人享有预警的呼吁，并普遍利用气候信息系统。

第二，必须在小规模粮食生产者当中扩大气候适应型农业的发展规模。必须加强地方粮食行业价值链

和市场。其效果将是改善最贫困农村地区的粮食安全状况，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促进稳定，减少被迫移民的情况。

第三，必须增加用于发展可持续农业的气候融资。

第四，健康的土壤是消除饥饿以及加强各国和全球安全的先决条件，种子和肥料需要送达小农手中。因此，我们欢迎将于5月在内罗毕举行的非洲肥料和土壤健康问题峰会。

第五，增强妇女权能对于促进粮食安全至关重要。妇女充分、平等、切实地参与所有建设和平努力，并参与减缓气候变化和建设复原力，是全面安全努力的必要组成部分。

第六，我们需要更好地将人道主义援助与长期发展援助结合起来，以制止消极的饥饿和贫困趋势。

最后，我们欢迎20国集团主席国巴西发挥全球领导作用，欢迎建立消除饥饿和贫困全球联盟的重要倡议。

主席（以英语发言）：本次会议发言名单上还有一些发言者没有发言。征得安理会成员同意，我打算暂停会议，午3时复会。

下午1时15分会议暂停。